

长篇小说

大清织造

下



冯精志 著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大清织造

下

冯精志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清织造/冯精志著. —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
2010.7

ISBN 978-7-5391-5696-5

I. ①大... II. ①冯...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72832号

大清织造 冯精志 著

策 划 张 明

责任编辑 文 欢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2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62

字 数 73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5696-5

定 价 90.00元 (全两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0791-6524997

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. It depicts a landscape with a large, dark, gnarled tree on the left side. A path or a bridge leads from the bottom left towards the center. The sky is filled with soft, misty clouds, and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atmospheric.

第四部

五十五、怡亲王府—西北郊—白家疃

怡亲王允祥病了。《清史稿》提到这件事说，雍正七年十一月“王有疾”。他通身发冷，像偶感风寒，家人觉得没大事。胤禛听说十三弟病了，令太医前去诊治。君主对臣属的最大恩惠莫过于此。轮流来了几拨太医，多是白胡子老头，细细诊断，认为累着了，开了温补汤剂，嘱怡亲王静养。但是谁也没想到，允祥竟一病不起，至雍正八年春病情急转直下，五月初四病故。时年仅四十五岁。按照《清史稿》所说，胤禛甚至没赶上见最后一面。等他赶到时，“王已薨”。

允祥极勤勉，作为皇上处理朝政事务的主要助手，无人可以取代。他铺的摊子很大，主项是搂银子充盈国库，其次从朝廷到地方各级主官任免，事无巨细，事事过问。除了两个大头，他还“总理京畿水利”。那会儿的北京不是干旱之地，永定诸河总闹水灾。年年防洪防汛是动真格的，允祥将京郊水系治理工程分为四个“局”，逐一治理，引到天津大沽口入海，这是个繁琐的大工程。他匆匆忙忙一走，给中央六部甩下一大堆没有来得及处理的事情。

允祥之死，对胤禛感情上的打击怎么估计也不过分。胤禛不是性情中人，除了对亲爹亲娘，对哪个兄弟也难动真情。尽管他总把骨肉亲情挂在嘴上，但包括同胞弟弟允禵在内，他跟年龄相当的兄弟几乎全都闹翻了，唯独允祥是个例外，是独一个。而走的偏偏是独一个。

胤禛下令辍朝三日，称自己素服一个月，文武大臣虽着常服，但禁止饮宴。那些日子，胤禛称“饮食无味，卧寝不安，王事朕八年如一日，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”。赐谥贤，谥号上加“忠敬诚直勤慎廉明”八个字。这种无以复加

的悲恸中很难说没有一点做戏成分。换句话说，胤禛在这时候再不表现出巨大悲伤的话，那么在天下人眼里，在先皇留下来的几十个儿子中，他就没有一个能掏心窝子话的兄弟了。

《宸垣识略》中关于允祥府邸位置记载有两处：一处见于卷五：“贤良寺在东安门外帅府胡同，雍正十二年建，本怡贤亲王故邸，舍地为寺，赐名贤良。”一处见于卷六：“怡亲王府在北小街。”帅府园和北小街这两个地名仍存，都在北京东城区，相隔四五里地。那么，允祥的府邸到底在哪儿呢？其实两处并不冲突。帅府胡同那处是允祥当皇子所居，因此称“故邸”。他在康熙朝不曾封爵，此处连贝子府都不如。到他被封为怡亲王后，享受亲王府邸待遇，迁居朝阳门内北小街。允祥去世后，雍正皇帝敕将帅府胡同允祥故邸改为贤良寺。贤良寺今不存，而怡亲王府旧址保存至今，在朝阳门内大街北侧。

怡亲王府的顶梁柱在一夜间倒塌了。王府的正殿银安殿布置成灵堂，由内务府派员装点，大门处白绫子迎风飞舞，里面肃穆庄严。

清季有为逝者画像的风气，画像与木主同时供奉。案子上码着一溜铜香炉，香炉里插着一把把粗大的香，殿内香烟缭绕，怡亲王允祥的画像供奉于中央，是内务府造办处画师画的，画师不知怎么想的，画像中的人不是那么神采飞扬，而是神色有些忧郁，显得忧心忡忡的。

怡亲王府属下的披甲人，身着白衣戴白帽，排成两列，从殿内延伸出去，直到二门、大门之外。内务府派出一个太监组成的“响器班”，吱哩哇啦地吹奏。着常服的文武官员和穿孝服戴孝帽的眷属川流不息，哭嚎成一片。

允祥有一个嫡福晋、两个侧福晋，三个妻子没有生育女儿，所生尽是小子。弘昌是长子，嫡福晋所出，弟弟弘皎为侧福晋所出。别看俩小子分别出自两个娘，但平日里并无芥蒂，颇为亲近，情如同胞。侧福晋还怀着一个。民间有话，酸儿辣女。这个侧福晋成天就想吃酸的，估计又是个小子。允祥临终之前留下话来，如果是男孩，就叫弘晓。

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，贝子弘昌简直傻了，弘皎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哥儿俩搀扶着各自的娘，迎送着一拨拨前来吊唁的人。

允祥治丧期间，胤禛亲祭数次，而且每次亲祭之后，都要为允祥后人办些实事。允祥有个儿子弘曺，胤禛指配富察氏为其嫡福晋，但在筹办婚事时，弘

噉突发急病死了。已经指配还没有过门的富察氏如何发落？允祥生前很伤脑筋。胤禛亲祭后，追赠弘噉为贝勒，命允祥遗孀收富察氏为儿媳，准之为允祥服孝，另准弘噉亲侄一人袭贝勒。

胤禛最后一次亲祭后不走了。今天来祭奠的是两部分人：一是诸阿哥中与阿其那朋党沾边者，毕竟是亲骨肉，不让他们送一送于情理上说不过去；二是拿不到台面上的落职官员及眷属，允祥在生前与他们有些交往。胤禛准许他们在最后一天吊唁，也想看看他们祭奠时的表现。他特意叫上张廷玉，坐在灵堂的一角，在帐幔的遮掩下观察着来人。

一拨一拨的人之后，允禔带着家眷进来了。他被监禁在万岁山下寿皇殿，责令每天面对先皇康熙大帝遗像反省，今天是特许前来祭奠的。

允禔仍然穿螳螂肚靴子，一身西宁大营里的行头。他跨过银安殿的门槛，倒头便拜，连拜带爬，一直到案前哭诉道：“十三哥，请你听好了，十四弟送你来了。在众兄弟中，咱俩的出生紧挨着，备不住回阎王老子那儿也紧挨着。十三哥，你在那个地儿好好等着，过些日子，十四弟去找你共诉兄弟情肠。”

他磕了几个响头，磕得很实，起身后，抹着鼻头，来到允祥遗孀跟前，红着眼睛说：“呔！带罪之身，也不便多说什么，十四弟先告辞了，后会有期吧。”说完回身一招手，带着家眷匆匆离去。

胤禛缩在帐幔的阴影中看完这一幕。默默地想着，允禔倒是条汉子，蛮仗义的，怨不得在朝野中那么有人缘儿。

他偏了一下头，张廷玉马上把头凑过来。

他说：“过些日子，让大学士马尔赛到寿皇殿宣旨，就说十三阿哥一走，朕心中凄凉，对骨肉愈发感念。只要十四阿哥真心悔过，朕有意解除监禁，释放回家。”

张廷玉说：“微臣懂了。”

张廷玉把头缩了回去。

胤禛眼前一亮。好一个动人的少妇，在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少年的搀扶下跨过门槛，郑重地跪下，中规中矩地磕头。少妇每次起身，神情专注，嘴里念念有辞，那双怨艾的眼睛缠绕着泪光，别有一番风韵。

胤禛向后偏头。张廷玉把嘴凑到他的耳畔，小声说：“男的是前江宁织造曹頌，两年多前被革职；女的叫馨玉，是曹寅的儿媳、李煦的养女、前江宁织造曹颀的

遗孀；那孩子是曹颀和她的儿子。”

他嘀咕：“戴铎说过，他对李煦从养婴堂抱的养女有所怀疑，这个女子好像跟二阿哥有什么关联。”

张廷玉冒胆阻止道：“废太子人都不在了，生前事说不清楚了。”

他悻悻地说：“就这样吧。这一家子怎么来了？是谁请的？”

张廷玉用指头点了点：“听听曹颀说些什么，他兴许会告诉圣上。”

曹颀平整面庞说：“根据谕旨，圣上将奴才一家子托付于怡亲王照顾，承蒙怡亲王钟爱，奴才一家子的大小事情，由怡亲王转奏，不周之处由王子指正。奴才一家子至死不忘怡亲王的垂怜。”

曹颀说完，重重地磕了几个头，声音之大，连守灵的兵丁都不落忍。

胤禛偏过头，“嗯，这么说还算识抬举。曹颀革职前是什么官职？”

张廷玉答：“内务府广储司五品员外郎，外放江宁任织造。”

他若有所思，“朕记得，他是因亏空及骚扰驿站被革职的。”

张廷玉泛出苦笑，“亏空是实，而那‘骚扰驿站’，不过是在山东泰安驿借了些银子，很快就归还了，但还是被枷号。着实有些委屈。”

他伸手一挡，“别说了，当时整治他是情势所需。”

张廷玉提示性地加重了语气：“曹颀眼下无官无职，自然没有官俸，却要赡养两代江宁织造的遗孀，着实不大容易。”

胤禛拍了拍额头，“这样吧，曹颀官复原职，放在内务府行走。”

“微臣知道了。”张廷玉的头缩了回去。

不久，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胖乎乎的王爷。他大摇大摆地跨过门槛，来到案前，看看允祥的遗像，边跪下边嘟囔，“十三弟，你三哥老胳膊老腿儿的，给您下跪不大利落。您呐，就担待点儿吧。”

让死人担待活人，这叫什么话？胤禛听着就窝火，恨不得从帟幃间冲出去，揪着他大吵大闹，但是身子刚动，让张廷玉按住了。

此人是三阿哥允祉，母为荣妃马佳氏，王爵诚亲王，对《易经》和天文历法有研究，康熙皇帝的几十个儿子中，他的学问是最扎实的。玄烨喜欢几何、代数，业余爱好是钻研律历、天文，与允祉投合，以至于在康熙年间，一度传出允祉要承袭大统的消息。当然，三阿哥的威望、能力、人缘等远在八阿哥、

十四阿哥之下。他知道自己不是当皇上的料，但也不服四阿哥，雍正初年有党附八阿哥的苗头，只是老于世故，见风使舵，穷治允禩朋党时没被抓住把柄，滑脱了。而这次祭奠允祥，他进门就显出幸灾乐祸之相。

允祉跪下后，随意磕了俩头，抬起脸来，看看允祥的遗像说：“若是论年龄，三哥年长十三弟十来岁，你却先我一步走了。三哥颇费琢磨，为啥呢？你是圣上的头号铁杆儿，权倾一时，堪称一人之上万人之下，你要报答圣上，就得掏死力气干活儿，可惜了的，是活活给累倒下的。不该呀，不该呀！圣上给你的好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，你操劳一世，连点清福都没有享过，何必呢？”

胤禛听着，火气上来了，受不了了。

这些天来，戴铎等不断地向他奏报舆情，他从骨子里体察到，诚亲王允祉这种情绪有代表性。其实，允祥并没有卷入穷治朋党，对八阿哥允禩、九阿哥允禔也没多大仇恨，对他们的死更不承担责任。但是在朝野看来，允祥是皇上的头号铁杆，因此无论他多勤勉，对他的死，幸灾乐祸者大有人在。尤其是那些为允禩、允禔打抱不平者，私下放风说，皇上身边本来就没有几个心腹，允祥一走，皇上折了左膀右臂，成了秃尾巴鹰，活他娘的该！

不行，得收拾一下这种混帐王八蛋。

胤禛猛地站起来，一把撩开帐幔，大步走出来，叫道：“允祉。”

刚刚站起来的允祉急忙下跪，“哟？圣上。”

胤禛讥讽地看着他下跪，高声说：“你下跪还是蛮利落的嘛，胳膊不老腿也不老。朕想不明白，你在十三弟灵前怎么跪不下来呢？怡亲王生前管你叫三哥，管朕叫四哥，朕与你都叫他十三弟。你、朕、他都是先皇的血脉，骨肉儿关着，你对朕恼怒可以，犯不上这么恨他。”

允祉大为恐慌，“我何尝恼怒皇上了，又何尝恨十三弟了？”

胤禛说：“朕看见你是怎样吊唁十三弟的了，你说的话朕听得清清楚楚。不错，你不恨十三弟，你对十三弟蛮亲的，比对阿其那、塞思黑还要亲！”

允祉辩解说：“我不过是惋惜十三弟因操劳过度而死。”

胤禛仰脸喊道：“传旨，诚亲王允祉在怡亲王丧中说了些半阴不阳的话，有庆幸之意，实为大不敬，革退王爵，交宗人府拘禁，其所属人等另外处置。还有，连他儿子弘晟也拘禁起来。”

守灵的兵一拥而上，把吓傻了的允祉扭起来，押下去。

允祉一路走一路扭头高喊：“皇上！皇上！我说什么啦？我冤枉呀！”

远处传来声嘶力竭的呼喊：“三哥我再不是东西，我儿子弘晟与怡亲王家的弘昌、弘皎情同手足，皇上开恩，万万不能让他也连坐呀！”

胤禔背着手，不动声色地听着。直到喊声渐远，逐渐消失，一丝笑意才爬上他的面颊。他吁出一口长气，像是把多日所憋的恶气一并排出。

怡亲王允祥丧期刚结束，雍正八年六月，京城处于酷暑之中，弘昌、弘皎兄弟骑马出城。同行的有个年轻人，名弘普，是庄亲王允禄的儿子。

弘普这年才十七岁，与弘皎同岁。

弘昌于雍正元年封贝子，以后没有再晋封。按说怡亲王允祥如此得宠，只要到皇上跟前唠叨几句，皇上顺手就能给弘昌晋封为贝勒。但事实却恰恰相反，弘昌对四伯整治骨肉兄弟大为不满，背地里常常发牢骚，比京城士人的话还要恶，吓得允祥够呛，只得把他圈禁在家，哪敢活动皇上对他的晋封。直到阿玛去世，弘昌才重新获得自由。

弘皎对四伯也憋着一肚子气，对冤死的八伯和九伯寄予同情，尤其仰慕被圈禁寿皇殿高墙里的十四叔，认为是众多伯伯叔叔中最有本事的。但他平日里说话比较留心，不到处放炮，以至允祥对他的倾向不大察觉。允祥去世后，皇上在治丧期间封弘皎为宁郡王。他算捡了个便宜。

弘昌、弘皎带着弘普，到西北郊看“祭田”。三人出德胜门，一路往西北上。过了海淀，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大片农田，一直与西山相接。

小麦刚刚收过，三匹马在玉米地里走，风吹着玉米叶子刷刷拉拉响。

路边有几头牛，不紧不慢地啃着青草。没有人看牛，看牛的是条狗，它看着几匹马从身边经过，没有吠叫，温驯地摇着尾巴。

空气中蒸腾着一股牛粪的味道，还有草味。荆条花长得很茂盛，散发出它那浓郁的气味。

弘普在马背上想着，祠堂是祭祀用的，“祭田”是怎么回事？他拍马撵上去，问弘昌、弘皎，他俩含含糊糊地说，到那儿一看就知道了。

允祥丧期中，雍正皇帝下令在京城建一座怡贤亲王祠，其地在正阳门内东

城根南，玉河桥西。地方官吏总是不顾当地实际情况，一味曲意迎合皇上意志。京城一旦开了头，各地也一窝蜂地请建怡贤亲王祠。这种情绪很对雍正皇帝的胃口，准畿辅、奉天、浙江三处建祠。

祠堂是中国的传统建筑，古已有之。因此建怡贤亲王祠不是新鲜事，在允祥丧期中，新鲜事只一件，那就是在白家疃设置了一块“祭田”。

京城的主要水源来自元代郭守敬设计修建的白浮堰，是打西北昌平方向过来的；京城的风势也主要从西北的燕山山脉吹向东南。因此京城的西北为上风上水，空气新鲜而且水质好。康熙皇帝喜欢西北郊，在此建畅春园。这一偏好传给了雍正皇帝，他也喜欢京城西北郊。

明清两代，皇上经常将近畿园林赐予近支王公大臣，称为赐园。雍正朝的赐园主要集中在西北郊。胤禛最钟爱十三弟允祥，其赐园就在圆明园旁边，据考证，它早先叫交辉园，在乾隆年间改赐大学士傅恒，叫绮春园，后并入圆明园。除交辉园之外，允祥在西北郊还有一处别业，此处别业离城稍远，在白家疃。此地距离市区约莫有四五十里地，过西湖（即乾隆年间的昆明湖）、安河桥、红山口、望儿山（相传是余太君守望杨延昭之处，现称百望山）、温泉，就到了。

怡亲王允祥不仅办事勤勉，而且为人本分厚道，他在白家疃赐园居住时，与附近的农民相处尚可，曾经到田间地头走动，与老农拉呱拉呱收成。甭管他是真的体察庄稼人疾苦还是装装样子，反正在庄稼人眼里，这位王爷与清初那些跑马圈地的满洲军汉是两种成色。

允祥去世次月，雍正皇帝对大学士发布了这样一个上谕：“从前怡亲王常在朕前奏称白家疃一带居民忠厚善良，深知感激朝廷教养之恩。今王薨逝，而彼地居民人等感念王之恩德，愿自备资本，建立祠宇，岁时致祭。輿情恳切，足征王之遗爱在人，而民风淳厚，亦即此可见。朕欲将白家疃数村地丁钱粮永远蠲免，以为将来香火之资，并使良民永沾恩泽。尔等确议具奏。”这是白家疃祭田的由来。

这道上谕提出的主张太特殊了，至今仍耐人寻味。而在当初，想必令大学士们头痛，他们觉得皇上上老百姓的当了。从上谕的措辞反推，“岁时祭祀”怡亲王的主张是白家疃村民提出来的。至于白家疃村民为什么主动掏银子祭祀怡亲王，明白事理的朝臣心里都有数，究其内里，与允祥“遗爱人间”关系不大，与“感念王之恩德”更不贴谱，这些都是托词，而白家疃村民的主要目的在于逃避赋税。

康、雍时期，八旗人口不断地膨胀，成为国家沉重负担。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八旗人丁，只能加重田赋。京城是八旗主要聚集地，畿辅农民对日益沉重的田赋有直接感受。在全国性的“怡贤亲王祠热”中，作为怡亲王赐园所在地的白家疃，不知哪位冒出个点子，每年家家户户掏银子祭祀怡亲王，换取国家免征田赋。这是笔对村民划算的买卖，“香火之资”花不了几个钱，所需费用远远少于田赋。

胤禛处理朝政事务比较缜密，看他治理亏空那两下子，就知道没有银两能从他的指缝间溜走。而这一次，自认为洞悉人间种种猫腻的他居然看走了眼，大笔一挥，同意“将白家疃数村地丁钱粮永远蠲免，以为将来香火之资”。恐怕他过于悲痛，太想宽慰十三弟在天之灵，也太想向天下人表现他与十三弟的骨肉亲情了，以至出现这种低级失误。

好在有大学士把关。尽管“白家疃数村地丁钱粮”的数额不多，他们也不能在田赋上开个坏头，让田赋流失。既然皇上让“确议具奏”，他们就到白家疃摸底，提出“岁时致祭”怡亲王的共三百多户，其中大部分是无田户。无田户没有饭碗，却要掏银子祭祀怡亲王，无非是希图通过“岁时致祭”怡亲王混碗饭吃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大学士将上谕所说加以变通，提出白家疃附近有三十余顷无人耕种的官田，可分配给无田户耕种，免其田赋，所余用来祭祀怡亲王。这个变通方案一举数得，既满足了皇上祭祀怡亲王的热忱，又没有免除白家疃数村的田赋，同时安排了一部分无业流民。对这个方案，胤禛“从之”，这才有了白家疃“祭田”。

附带说说，雍正年间没有使用“祭田”一词。《清史稿》中提到这件事，采用“祭田”之说。而且此前没有因祭祀而免田赋的事情，之后也没有。有清一代，白家疃“祭田”是独一份的。

得到消息后，怡亲王的儿子们没耽搁，处理阿玛丧事后，空闲下来就出发了。他们到达白家疃已是中午。当地村绅早就有所准备，他们下得马来，立即上饭桌，一通好吃好喝。村绅请来一位姑娘作陪。这姑娘一头浓密的黑发，挺壮实，颧骨高高的，脸蛋两侧是红通通的两疙瘩，俩大奶子也鼓囊囊的。尽管村绅口口声声称她为“村姑”，话里话外鼓动王子们“尝尝村野的鲜儿”，但弘昌还是犯疑，觉得她就是村绅家的胖丫环，临时拿来凑数的。弘皎也犯嘀咕，觉得这位尽管

长相土头土脑的，但跟大田里的农家女是两回事。

弘昌、弘皎哥儿俩心里有数，不大搭理“村姑”，而弘普倒是跟她没话找话瞎搭茬儿，还借着三分酒意掐掐她的大腿，见她没有躲闪，又掐掐她的屁股蛋儿，她还是不吱声，静得像只刚偷吃了小鱼的肥猫。

饭罢酒阑，当然要到“祭田”转转。按照大学士的变通方案，岁时祭祀怡亲王已不是“白家疃数村”的自发行为，而是由耕种官田的村民承担，属于政府行为。内务府考虑把他们组织起来，搞成类似官庄的架构，连接待诸王子的也是内务府派驻白家疃的一个小官吏。

一切都还没有就绪，白家疃的官庄连所房子都没来得及建。但小王爷们哪在意这个。久居京城，走街串巷的，腻味了，想看看村野景象；京城是文彩风流典章人物荟萃之地，恣情尽性于种种声色耳目之娱，而荒郊僻野则别有一番恬静自适的情调。两种情调相互调剂一下，也好。

弘昌与弘皎转悠去了。他们穿越枳篱绿径、村舍茅肆，出了村，踏上田埂。放眼望去，片片田园间，处处芳草，翠绿匝地，其间巨树蓊郁，浓荫翳日，一湾清溪，蜿蜒迂徐，汇成幽潭一泓，林木倒映其中，随风荡漾。间或，有蹿逸的野兔与扑簌而起的野鸡。远处，有只公鸡大白天的啼鸣起来。近处的小牛犊和它呼应起来，不慌不忙地发出哞哞的叫声。

弘昌、弘皎哥儿俩看着舒心，站在田埂上聊起来，越扯越远。

弘昌望着田亩说：“有了这块‘祭田’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”

弘皎问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

弘昌叉起了腰，“有的话搁城里不敢说，地头田埂上没人偷听，敞开了骂骂大街。瞧皇上那邪性，今儿干这个，明儿整那个，今儿这个死，明儿那个完。隆科多、年羹尧对他好不好？好。照样得玩儿完！借着办咱阿玛的丧事，他又把三叔和弘晟扔到大牢里了。他能饶了谁，又能放过谁，满天下他信得过的，就咱阿玛一个。阿玛在，他对咱家不错；这会儿阿玛不在了，他以后说不定会对咱家怎么着呢。”

弘皎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“也是，嗨。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，哥哥这番话说到我心眼儿里了。”

弘昌来了情绪。“世途艰险，命运叵测，这块‘祭田’来的正是时候。我琢

磨了，这块地好，好在不入官。官府不罚没，这是顶了天儿的好。皇上金口玉言，年年岁岁祭祀咱阿玛，嚷得满天下都知道，总不能咽回去吧，只要还算数，以后咱家要败了，就搬到这儿来住。‘岁时祭祀’咱阿玛可不是说说的，那些耕种‘祭田’的村民，除了留够吃的喝的穿的，其余银子都得拿出来祭祀。咱哥儿几个拉家带口的跟这儿过，吃呀喝呀穿呀，全指着这份祭祀银子，下半辈子就扔到这儿了。”

弘皎到底小几岁，容易被哥哥煽乎起来。“还有，咱家子孙也跟着沾光。在这儿办个私塾，用不着掏银子，儿孙学习骑射、读书写字，大大小小的费用，银子都从祭祀咱阿玛的银子里面出。”

弘昌兴奋地大叫了一声：“连泡村姑的银子都从这儿支！”

弘皎突然间想起了什么，“哎，弘普呢？”

哥儿俩对视了一眼，共同想到了一点：“这小子泡胖丫头去了！”

他们顺着田埂往回跑，边跑边念叨着：“他在饭桌上就不对劲儿，看胖丫头的眼神儿，邪火都要蹿出来了。”“那会儿就又掐又摸的，这会儿怕是已经勾搭上了。”“没错，这会儿肯定在那个土老财家。”

他们踹开村绅的家门，几大步进到二层院子里，见到村绅和那个内务府的小官吏正挤眉弄眼地扒着窗户往屋里看。

弘昌把他俩一把拨拉开，往里面看了一眼，就回过身来，对着弘皎，向后挑挑大拇指，说：“弘普够有能耐的，白家疃成他的村野后宫了。”

他俩扒着窗户往屋里看，看见了惊艳的一幕：弘普裸着身子，压着那个胖丫头呼哧带喘地干事。胖丫头下身被扒光，高抬着双腿，吱哇乱叫，乐不可支，忙里偷闲，抱着弘晓的头，狠狠地嘬上一口。

看了几眼“妖精打架”，他俩忽地离开窗户，面色潮红，都有点心惊肉跳，不敢看对方。扭脸一看，那个村绅和那个内务府的小官吏正趴在地上紧着磕头，战战兢兢的，好像是做了件天大的错事。

他们什么话也不说，不动声色，绷着脸从他们身边走过，快步来到门外，相互看看，扑哧笑出了声，继而大笑起来。

弘昌仰面看看蓝色的天空，感慨地说：“‘祭田’，真他娘的好。”

弘皎呼应：“在‘祭田’，咱哥儿俩就是皇上。”

五十六、咸安宫—白云观—马车上

雍正八年六月，曹頌第一次把曹霑带到西华门。

紫禁城的侧门并不像所想象的那样戒备森严，只有几个护军来回走动。尽管如此，对着高大巍峨的宫门，曹霑仍然惶惶然的。

警戒紫禁城的是内务府上三旗包衣官兵。内务府上三旗包衣官兵分为护军营和骁骑营两部分，分工是骁骑营负责紫禁城的宿卫，护军营负责紫禁城的门禁，每当皇帝出巡，护军营要扈从保卫。

内务府官署就在西华门内，拐弯就到。内务府官员进进出出，与门禁护军都混成了半熟脸。曹頌没怎么费事就被放了进去。不大会儿，他拿着一张纸出来，纸上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大红印记，对着护军晃了晃，就一把牵住曹霑的手，进入长长的门洞。后来曹霑才知道，这是从内务府官署开具的关防，那个大红印记是庄亲王允禄令手下人盖的。

这是曹霑第一次进紫禁城。其实，他刚进入西华门就向北拐，等于是贴着城根走，仅仅擦了紫禁城的一个边，远远没有深入皇宫内部。即便如此，在这种地方他多少有些心慌，腿肚子有点发软。

曹頌常常出入，倒是坦然。西华门左近是内务府的地盘，内务府的几个重要库房在这一带。为了让曹霑放松些，他边走边指指点点的，那座殿是器皿库，存放宫里用的磁器，那边那座殿是尚衣监，江南三织造府督造的上用绸缎，就在尚衣监裁剪缝制成皇上和后妃的衣服。

曹頌一指，“到地方了。”

曹霁抬头一看，好大的一座宫门，阴森森的，好像有一股冷风从里面吹出来，透着股子凉意。要不然怎么叫冷宫呢。

走进大门，是一座面阔九间的高大宫殿。从西华门一路进来，放眼望出去，到处是红墙碧瓦，金碧辉煌的，而这座殿却显得陈旧不堪，殿顶长着草，柱子上的油漆斑驳脱落，门窗也长期没有髹漆了，到处是褐色的斑痕，已是年久失修。这就是宫里人最不待见的咸安宫。

咸安宫，康熙年间曾经羁押废太子之所，从来是个凄清冷漠的所在。而在这时却有了些人气儿。

大殿里有响动，大门敞着。曹霁跑过去，站在门槛上往里看，殿里满是他年龄差不多的半大小子，穿着一样的蓝布褂，腰间扎着一样的黑布带，留着一样长的大辫子，前半拉脑门都刮得发青。他们一排排地席地而坐，在大殿的中央，一个教习在教授刀法。

他不由自主地走进去。那教习闪转腾挪，刀影在他眼前嗖嗖地闪过，呼呼有风。他纹丝不动，瞪着眼看得入神。

教习耍刀间虚光一扫，见到门口有人，立即停止下来，将刀哐啷一声扔在地上，大步走过来，目光炯炯地打量着来人。

这位教习高大魁梧，阔鼻大眼，面膛紫黑，像庙里的金刚般倒竖双眉，威严了得。曹霁被看得有点怕，不由向后退了半步。

教习乐了，“别怕别怕。瞧着我像尊庙里的金刚，是吧？”

他点了点头。

教习微笑着，“本教习的名字一如长相，姓吉名金刚，来自河南偃师，与唐朝高僧、西天取经的玄奘是老乡。”

那帮半大小子七嘴八舌地喊道：“吉教习是武状元出身！”“他是咱们咸安宫官学的武术总教习。”

曹霁愈发诚惶诚恐。“武状元……总教习。”

教习伸出粗大的指头一点，“你是曹霁？”

他点了点头。

吉金刚说：“教长说了，你今天入学。”

他依旧点了点头。

吉金刚说：“你面子不小，听说是庄亲王安排你入学的。”

他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嗯。”

吉金刚说：“以后不要说‘嗯’，在这个地方得说‘是’，明白吗？”

他慌里慌张地点点头，“嗯。”

吉金刚微笑着摇摇头，接着退后一步，打量起他来，那眼神很专业，就像在农村大集上挑牲口，拍拍他的肩胛骨，拍拍前胸，拍拍后背，又蹲下拍拍大腿、小腿肚。拨拉着他的脑袋，往里一推，说：“给我坐那儿，跟大伙一块学刀法。”

他回头看看，曹頌对他点点头。

他怯生生地走到众学生的后头坐下，挺直腰板。

在这一刻，他正式成为咸安宫官学的一名官学生。

大清王朝重视满洲后裔教育，早在入关前就设有宗学与官学，前者面向皇族子弟，后者面向八旗官员子弟。顺治年间设两翼宗学，培养努尔哈赤本支后裔，仅限于十岁以上的亲王、郡王和世子。康熙二十四年，在神武门以北的景山设立满汉官学，规模很小，仅在康北上门两侧建了三十间官房，招收学生不过几十名。

统观康、雍时期的教育事业，两位皇帝对比明显。胸襟宽阔的康熙皇帝注重抓大的方面，诏举博学鸿儒，推动了涉及千千万万读书人的科举教育的发展，对满洲贵胄教育这块反倒不大认真，宗学和官学没有发展。相较而言，进入雍正朝，小肚鸡肠的雍正皇帝抓小的方面，科举教育没有太大的长进，宗学和官学的规模却有所扩大。

雍正皇帝在大兴“阿、塞、年、隆四大狱案”时，深切体会到，必须对宗室、觉罗等贵族子弟以及八旗官员子弟加强教育和管理，否则本支骨肉视若仇敌，相互倾轧；王贝勒之子孙妄自尊大，任意奢侈；将军及闲散宗室不知自重，狎比小人。因此，他在重建两翼宗学的同时，为教育其他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八旗子弟，又创立了两种新的官学：一个是八旗觉罗学，与宗学不同之处是招收努尔哈赤叔伯兄弟之后裔；另一个就是内务府下属的咸安宫官学，只招收内务府上三旗佐领子弟。

雍正六年，雍正皇帝颁布上谕提出，废太子早就释放，咸安宫空闲下来，可在此地再设一所与景山官学类似的学校。七年，咸安宫内建了三所读书房，每所容纳三十名学生，共录取学生九十名，学生饭食、笔墨纸张，全部由内务府承担。派翰林二人总理稽查教习功课。教习共十八人，满教习简选八旗之善